



古河两岸门第高

□黄俊生

管仲，名夷吾，字仲，史称管子。他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，还是一位经济学家，因为，他对商品、生产、贸易、货币、价格、市场等，都有深刻的认识与实践，他的商业哲学以利为中心，在商海之中明辨利害，趋之以利，创造条件规避风险，获取利润，后人常说的“商人重利”，即源于管仲。

管仲在齐国为相40年，做了许多影响后世的事，但在淮盐产地，人们更在意他在推行官盐制度上的贡献，把他尊奉为三位盐宗之一，庙堂供奉。三位盐宗分别是海盐开创新者夙沙氏、贩卖食盐的鼻祖胶鬲、官盐专营制度创始人管仲。

不过，管仲虽然制定了食盐民产官收、官方运输、官营买卖的规制，却一生没有亲自煮过盐，也没有亲手操作过秤杆，让他意料不到的是，1800年后，他的一位后人，赓续他的事业，来到南黄海边，煮海为盐，以盐创业。

元朝元贞二年（1296），管仲六十一岁，孙管重和降生在武进凤墅桥管家村，父亲管仁一给长子取名堂一，字重和，后来又生四子，分别叫堂三、堂四、堂五、堂六，缺个堂二，估计早夭。

管重和从小面相清奇，乡人观其相貌，都说此子有官相，因为乡里流行一句谚语：头大额宽，长大好做官。管重和就是这副“头大额宽”的面相。

作为长子，家庭的担子必然要早早担在肩上，所以管重和从小就能吃苦耐劳。管重和21岁结婚，妻子是兵部主事秦某次女；32岁中殿试第一甲，赐进士及第，秩从六品，后来历任河南临漳武安县长县尹、彰德路同知，应了乡人“长大好做官”的话。当官期间，由于“政端先，职可先”，被朝廷颁奖，授予“奉政大夫”荣誉，以嘉勉他“清白之风，率勤之志”，他夫人秦氏也被赠予“宜人”名分，褒奖词中称秦氏“护家佑族，宜家之风，厚道和睦，真具同心”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元朝后期战乱纷起，时局动荡，元人又轻视汉官，管重和便挂印辞职，带着家人隐居常州，开馆授徒。可不

久，常州也不安全了，张士诚起兵，两年后攻下常熟、苏州、常州、无锡、镇江等地，常州陷入兵荒马乱之中，管重和把资产交于弟弟管堂六管理，率领儿子管正七、孙子管八二、管八三、管八四等数十人，渡过长江，到天涯海角一般的如皋县掘港场，定居于串场河畔，操起先祖管仲倡导的营生：煮海为盐。

按说，管重和好歹是元朝的官，子女也应该取个像模像样的名字吧，这管八三管八四的，谐音不三不四，哪像人名？可元朝就是这样规定的，汉人的孩子，出生时是几月几日，就按日子起名，只要是汉人，概莫能外。就如那个后来推翻蒙古族统治建立明朝的朱重八，就是十六日出生的，只不过给他取名的可能是位学究，把十六拆分开来，化为两个八，弄来弄去，只能在数字上做游戏。蒙古人给汉人下了这么个死规定，完全是为了截断汉族文化传承，打击汉人文化自信，如果元朝存在时间再长点，汉族文化会不会出现断层，还真未可定。

管重和为什么要逃跑，而且逃到天之尽头扶海洲的掘港？他的心理不难推测。他虽然辞官当了教师，但毕竟曾是元朝的官，在盐民起义的张士诚统治辖区内，这是个污点，挺不直腰板儿。说起来他也是生不逢时，别人当官，扬眉吐气，他当官，两头不见容。这就是张士诚为了他要举家外逃，而他弟弟却不肯挪窝的原因。

管重和为官期间就对掘港场做过了解，这里偏隅南黄海一角，东边临海，南边靠江，串场河往西至丁堰闸，直通泰州，连接大运河，水路交通非常方便，天高皇帝远，既远离战祸，又便于逃匿，加上有亲友在如皋为官，彼此有个照应。

管重和在掘港定居煮盐，开枝散叶，一不小心成为掘港管氏一世祖。他率儿孙垦荒建房，广置盐灶，逐步成为制盐大户。后来局势越来越混乱，老家乡亲纷纷来投，加入他的盐民队伍，他把烧盐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技术革新小窍门，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其他盐民，使掘港盐业生产进一步发展，掘港逐步繁荣。

一晃10年过去了，儿子正七已病故，

孙子八三、八四被征服兵役徭役，一去不归，家中只剩下八二侍奉祖父母。1368年初，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，定都南京，立即诏告天下，遗民逸士可入京应试服官。管重和的弟弟写信给他，催他尽速回国复职，他说自己年事已高，已没做官欲望，辞而不往。这一年，他的妻子秦氏久病医治无效，撒手人寰，享年71岁。1381年，86岁的管重和走完他动荡与凄苦的一生，去与他貌美贤淑的妻子重相厮守。

无独有偶，明初期，又一先哲后裔壮大了南通盐民队伍阵容，其先祖便是孔子七十二贤人中性格急躁、刚勇莽直的子路仲由。

子路曾做过大官，但为了追随孔子，他辞去官职，随孔子周游列国，且跟随时间最长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价最多，时有褒贬。子路的秉性刚直，果敢决断，侠义守信，这一点，孔子大加赞赏，但子路的逞勇好斗之性，孔子常予呵斥，认为不足取。后来，子路出于信义，挟勇救主，被对方打落帽子，受孔子教育多年的他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，“君子死，冠不免”，即使便死，也不能有失君子风度。于是，他赶紧收拾帽带，戴好帽子，对方乘机一拥而上，把他剁为肉酱。孔子闻之，痛心疾首。

今海安市西场镇仲氏祠堂供奉三位先祖，正中为子路坐像，左侧乃子路四十九世孙、北宋末年护卫康王南渡的仲基，右边是子路五十六世孙，明朝初年避朱棣兵难而迁泰州的仲子宣。地处海安市开发区的仲子书院和仲子文化广场，由全国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仲跻和兴建，以传播仲子“忠、义、勇”传统文化。仲跻和不仅收集到全国各地的仲氏后裔族谱、家谱数十上百种，还编辑出版了仲子文化研究集成《仲里广志》一书。《仲里广志卷八·流寓》记载，海安仲氏族人迁自泰州富安场东海海滨（今属盐城东台），与如皋仲氏族人同宗同姓。海安仲氏主要居住在西场、壮志、李堡、大公诸乡镇，并向今泰州市海陵区迁出。

海安时属泰州，是淮盐“三十六盐场”咽喉，维扬之锁钥”，淮南上中下盐场大部分运盐船，均经由海安运往泰州盐仓，而角

斜则是淮盐重要盐场之一。仲子宣移民海安，是不是在角斜场煮盐，没人知道，只知道他像管重和一样，因盐而兴，因盐传家。

仲氏第七十一世孙仲贞子，精擅诗书画印，曾作《海安西场仲氏家世歌》，可看出仲氏迁来海安的大致线路。歌云：

仲氏家族，始祖子路。居于山东，出身贫苦。孔子门生，卫圣御侮。百里负米，孝敬父母。闻过则喜，政绩显著。

子孙繁衍，全国分布。四十九世，基公南渡。定居吴江，泰州后图。分支西场，永乐之初。代有名人，各有建树。

仲氏是南通一大世家，乾隆初年，仲之琮在西场建古树园，郑板桥、罗两峰、李复堂等书画名家在此雅集；乾隆末年，仲振奎写成戏曲《葬花》一折，成为《红楼梦》戏曲改编第一人；后辈中，才女仲延康与魏家公子魏锡侯联姻，他们的长子叫魏建功。魏建功的头衔很多，但只要记住中国现代语言文学开拓者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奠基人、《新华字典》之父、台湾推广国语（普通话）创办人这几个就够了。尤其是在台湾推广普通话这一项，厥功至伟，著名作家老舍之子，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写道：

到了台北，一下飞机，遍地的台湾“国语”声，亲切得不得了，和在香港听到的口音大不一样，大有到家了的感觉。全岛两千万人会说北京音的“国语”，真是一大奇迹。原来，有一大批从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，早在抗战胜利之后，就到了台湾，抱成一团，拼死拼活地干，硬是用“国语”把台湾的语言彻底地人工改造了，把日语的影响从根儿上加以铲除，实现了语言上的大统一。语言，在这儿，出人意料地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的纽带；而语言学则是祖国统一这一伟大实践天然的先行者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第四章 通济天下：因盐而兴的黄金水道

丝路花语

濠滨射虎

南通迷人

作品评析（三十四）

“不到半日，将百余日之事，尽断毕了”
(二字侠名词二) 统一、番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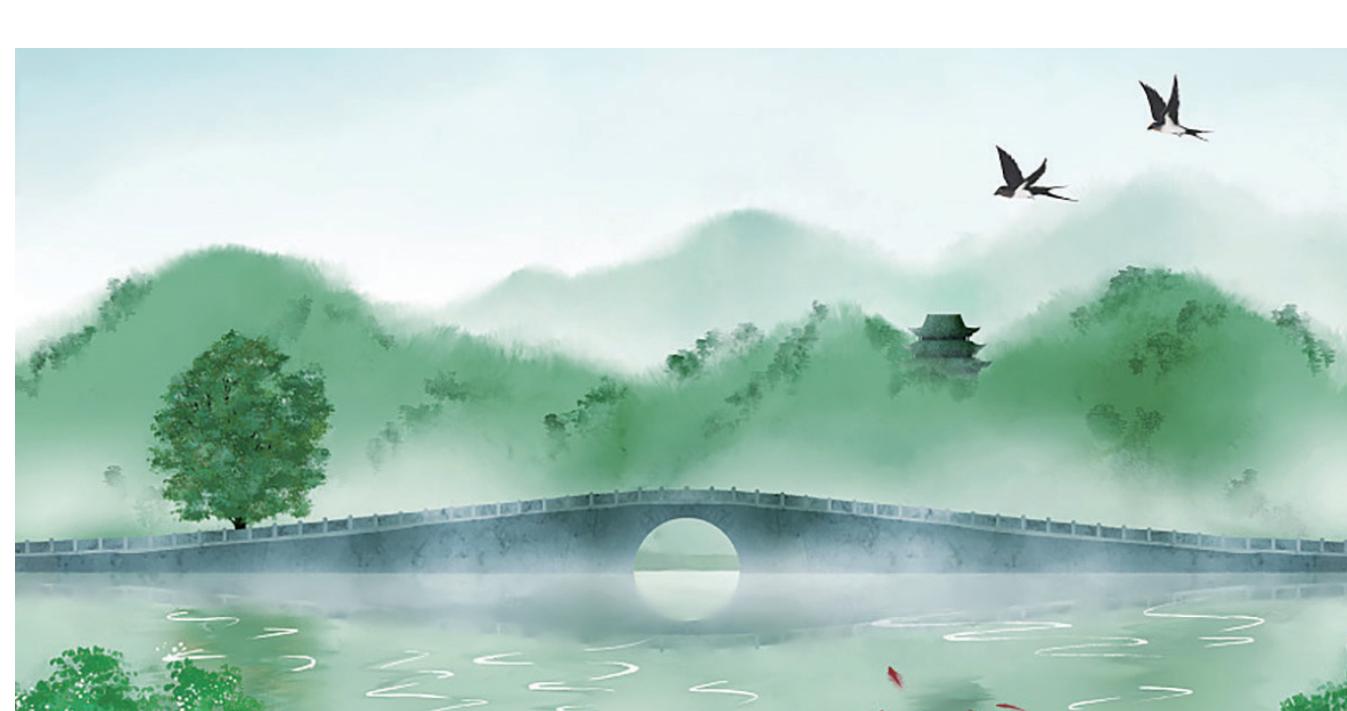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:陈建平 评析:黄秦奇

根据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七回“柴桑口卧龙吊孝，耒阳县凤雏垂泪”介绍，刘备因见庞统相貌丑陋，任庞统为耒阳县宰。庞统到任，不理政事，终日饮酒为乐。张飞前往责问时，庞统“不到半日，将百余日之事，尽断毕了”。按照故事情节和谜面的提示，可以推断：庞统一次性将公务处理完毕。

谜底“统一、番批”入谜时顿读“统一、番/批”。庞统，字士元，号凤雏，东汉末年刘备的重要谋士，综上所述，故事的主人翁是庞统，坐实了凤雏的名字“统”；“一番”是“一次”之意；“批”指对下级的文件、报告或别人的文章、作业等写下意见或评语，有“判定”“了断”之意。为此，谜底经别解，与谜面意相吻合。

此谜由典实点出人物，借顿读横生谜味。造底巧妙，用典准确，扣合贴切。荣获2022年广东汕头“侨商杯”全球灯谜创作大赛一等奖乃至空名。

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

国清寺的旧光影

□琴鹤

受如东县政府委托，2017年南京大学对掘港国清寺遗址开展考古，此举当年备受关注，老掘港们尤甚。笔者闲暇时多次到考古现场围观，有幸认识了考古队长罗新刚老师，其时正为确定山门的位置发愁，恰前几日同学胡先生提供了一幅国清寺的老照片，遂发给罗老师，通过照片比对结合勘探，很快找到山门的准确位置。

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）前后，易帧祥、胡相武、胡希贤三位合伙在掘港南街开设兄弟照相馆，不久接手掘港老牌紫罗兰照相馆，胡相武经营有方，质优诚信，兄弟照相馆一跃成为掘港照相行的佼佼者，胡同学提供的照片即祖上所遗。当时照片发给我时，因与县志等公开资料所展示的照片不同，大家还不能确认此照片是国清寺，几经多位掘港名宿辨认，为国清寺老照片，且年代较早，应为民国早期所拍摄。兄弟照相馆开设于民国晚期，这一幅国清寺老照片的作者应该是另有他人。

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张謇、张答复等在如皋东乡掘港市（今属如东）沿海创办大豫盐垦公司，在南街圈门巷设立办事处，因高管束勤廉名声最大，老百姓俗称这间“束公馆”，张三先生、张四先生多次来掘港视察。1926年，三先生视察之余，应掘港士绅之邀到千年古刹国清寺游览。这一去不打紧，寺破僧窘，三先生失望至极，愈发重修庙宇，估计这也是掘港士绅的初衷。三先生聘请掘港举人金文源的侄子金献卿主持重修之事（金氏家族亦是国

清寺庙董），并聘心持和尚为新任住持，历经三年，国清寺面貌焕然一新，老掘港印象中中国古寺就是那次重修后的模样。彼时掘港才有照相馆，一般还是拍摄人像为主，鲜有风景照，大豫公司某位先生为国清寺留下了迄今发现最早的光影。

照片是从国清寺山门前偏左的位置拍摄的远景。从照片可以看到，国清寺北面朝南，山门外围有照壁一座，照壁西南不远有小水塘，老人回忆水塘时干时满，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被填塞。因有照壁阻挡，山门及以内的场景无从看见。据笔者父亲说，小时候去玩要时还看到四大金刚塑像，有四五米高，肩宽腰粗、顶盔披甲、瞠目咧嘴、栩栩如生。当年掘港西方寺方丈范成法师拍摄四大天王，刊载于《佛学杂志》《慈航画刊》，弘扬佛法艺术。国清寺山门左侧紧挨着是都阁府，全称是“钦差守备江南江北狼山掘港营都阁府”，是明清两级当地驻军衙门，照片中可见衙门的门堂，门堂左侧挂着一块匾额，此时清朝早已灭亡，都阁府已挪作他用。照片中还可见二进大雄宝殿、三进藏经楼以及据说是开山祖师行满手植银杏。现有国清寺的照片中仅此幅中有照壁以及都阁府，由此推断该照片拍摄较早。

1946年，解放战争爆发，国共双方坚壁清野，拆除了国清寺藏经楼、部分厢房以及山门中间一楹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佛像、法器、经典等被毁坏殆尽。1968年冬，所剩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全部拆除，至此庙宇荡然无存，僧众全部遣散。那天住在武庙巷的王师傅和国清寺二当家真一和尚在庙里下棋，突然公家通知庙宇拆除不允许在庙里住了。真一和尚等收拾好了在大雄宝殿里等，就像等待末日审判一样。等到半夜，真一和尚突然看到庙里的佛像和祖师乘着“宝马銮驾”腾空而去，“我们在庙里待不住，菩萨祖师也要搬家”，后来醒了，外面风大雨大，原来是场梦，真一和尚相信这都是真的。至此国清寺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，但老掘港还是每每会提到它，叹息寺之不存。国清寺旧址后来陆续成了掘港公社、掘港区委、掘港派出所，如东盐务局、民居等，山门位置因建大楼地基几乎全毁，故其位置考古时难以确定。

近百年光阴，只留得旧时光影，国清寺留在了大豫公司拍摄的老照片里。

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脚对风，骑马找郎中
脚货；别人挑剩下的落脚货。
脚膀粗：有本事，有劲力的人。
昏头儿帽子，昏头儿戴：本来不怎么的，也就不怎么的吧，不想计较。
有前手没后手：顾前不顾后，有开头没结尾。

有福害手，无福害嘴：害手就可以不做事了，嘴害了不能吃东西，没福气。

有事有人，无事无人：有事要人帮忙，得人，不需要了就翻脸无情，把人撂到无世界里。

瓦刀脸：像泥瓦匠用来抹墙的灰刀，长条子、平平板板的脸。

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通谚撷趣

脚对风，骑马找郎中

□黄步干

脚对风，骑马找郎中：对风易得病。
脚货：别人挑剩下的落脚货。

脚膀粗：有本事，有劲力的人。

昏头儿帽子，昏头儿戴：本来不怎么的，也就不怎么的吧，不想计较。

有前手没后手：顾前不顾后，有开头没结尾。

有福害手，无福害嘴：害手就可以不做事了，嘴害了不能吃东西，没福气。

有事有人，无事无人：有事要人帮忙，得人，不需要了就翻脸无情，把人撂到无世界里。

瓦刀脸：像泥瓦匠用来抹墙的灰刀，长条子、平平板板的脸。

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雨丝风片

有趣的体验

□杨博

“烦忙”的间隙，我常常不合时宜地联想起艺术，还想从中提炼出点“经验”，殊觉有趣，就像本意遛狗，结果反被狗遛。

生存的意义

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所有的努力都仅仅是为了自己活得舒服，那么与禽兽何异？

肉体的生命是很容易毁灭的，而高尚的道德、闪光的思想和众人的口碑却是可以传远的。这就是明知生命终归于虚无而仍须努力不倦的原因所在。换一种说法：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这就是作为“人”生存于世的意义所在。

喜剧与悲剧

昔年曾听一著名书家介绍经验说：“把字写小一点，墨色淡一点，结体端正一点，作品的书卷气就出来了。”判断书画作品书卷气的有无与强弱，只有依靠有能力者亲身的感受，它是书画家人文修养、人格境界的自然流露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书者本人若无书卷气，创作时即使“按方抓药”，作品仍不会有书卷气，好比从喝白开水的人口中无法闻到酒香一样。

并不是

反对艺术创作技术至上、卖弄技巧，是指技巧的使用不当、用力过度，并不是反对精益求精。

在于良知

迷失了良知的赞美，语言即使再动听，也改变不了其恶的本质；出于良知的批评，语言即使再刺耳，无疑仍是一种善。

沉淀

事情发生后，关注者越多越易形成纷乱的局面，如急风暴雨中的河水。此阶段激发出的艺术，如电如雷，仿佛青春的烈焰。风止雨歇，经过沉淀的河水恢复常态，天光云影，表里澄澈。此刻诞生的艺术，平静、简约、通透，犹如恬静祥和，心地一片光明。

不会脱节

磊落正气的人参与竞争时不会焦灼和慌张，因为他出于公利，没有奢望，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会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他拥有的思想犹如一座宝库，里面应有尽有。在他看来，即使失利，也不过如一位错过了航班的旅客，可以选择的路径还有很多。

追求“上进”是人之常情，从追求的方式上就可以预知其人“上进”的做法与目的。目的为了公众的人，不会也无需不择手段，这一点与艺术创作的道理是相通的——“真实”的作品总是“自然”的。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从来不会脱节，